

§ 1981/6/29

W 姓王，名德厚。Wonderfull！教數學，從 L 校跳槽的 V 校，第一次參加了 V 校的期末校務會議，算是見習。

會議室前面一排坐著各處室主管，W 找了個邊邊坐著。

校長是個斯文人，濃厚的外省腔聽得有點吃力。

不知道在討論甚麼，只見一位老先生，國文老師站起來發言：

「關於這件事，我有一個不成熟的意見…」

還沒成熟幹嘛就丟出來，想清楚了再說唄！

心裡正嘀咕著。

接著教學組長起來報告所有老師的教學時數，Wonderfull 一時沒忍住，舉了手：

「這沒效率啊，您說甲的，乙不想聽。說了甲的，又稀哩呼嚕聽不清楚。」

批評起教務處沒效率了，只見 MD 頭歪了一下，嘴翹了一下，倒是沒說甚麼。

喔，忘了介紹了。

JMD 姓姜，叫明德，教務主任，笑臉陰沉 身材精幹，後來聽說綽號叫「媽的」。

此時似笑非笑地瞄了 W 一眼。

喀嚓一聲！Wonderull 混了江湖多年，心裡頓時明白，這 V 校沒得混了。

幹！還沒開學呢。

果然，下了會議，數學科眾同事齊聲恭喜：進黑名單了，Wonderfull！

中午在教職員餐廳用餐。

午餐很豐盛，五菜一湯，還是燉肉排骨湯。

隔壁傳來竊竊私語：

「幹！這媽的還真囂張，直接就宣布散會了，把校長當擺設了。」

V 校校園景致優美，不必像 L 校，上下班還得打卡，而且課排得漂亮，通常每星期有幾天下午沒排課，可以在家休息。

如果不是犯了老愛舉手發問的毛病，應該大有可為。

這黑名單有多嚴重，需要拜個碼頭陪個罪嗎？

Wonderfull 這過渡的暑假在 T 市某補習班打工賺點外快。

說是打工，因為只是跟個別學生解解題，這家補習班自有其所謂名師。

老闆姓楊，看起來頗為幹練，老闆娘偶而也會來巡一下場。

「Wonderfull，我告訴你，這老楊找的女人起碼都得五千元。」

這一天老朱跟 W 咬咬耳朵。

W 跟老朱的交情好像還沒到推心置腹，這老朱要麼八卦心太重，要麼嫉妒有錢

人，搬弄起是非。

這楊老闆找女人干他屁事，這五千元又從何說起。

這得提防。心裡這麼想，嘴上卻說著。

W：

「現在行情如何？」

老朱：

「前些日自我上了一個年輕貌美的，身材又好，才三千元。要不我幫你介紹一個？」

老朱突然低下聲來：

「老闆娘來了，這娘們防老楊防得可緊了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這裡規定，年輕的女辦事員都不得與老楊說話！

嘿！這天下只有千日作賊，哪有千日防賊的。」

只見老闆娘走了過來：

「W，工作還習慣嗎？聽說你是數學高手，明天晚上到家裡一趟，教教我兒子數學。」

正愁著沒外快呢，沒想到外快就來了。

老朱：

「您老兄福氣啦！進了V校。」

台北有消息傳來，七先生要到貴校當副校長，您聽說了嗎？」

W：

「七先生是誰？」這老朱不會是情報局的臥底吧。

老朱壓低了聲音：

「是周校長以前的學生，在台北開補習班的，聽說中了美人計…，後來改行經商，就落了個兩袖清風。」

V校從市區遷到郊區，建設公司給了優厚條件，這J主任立了大功，在董事會面前一言九鼎，校長反而像個小媳婦。

應該是忍了很久了，這回找個幫手來牽制，兔子急了還咬人呢。」

W：

「七先生？怎麼聽起來是要演三國演義！」

老朱：

「看著吧，保證比電視劇好看。」

W把得罪MD的事前因後果說了一遍。

老朱笑得有點邪門：

「這MD是妻管嚴，若有機會跟MD嫂溝通一下，說不定事情會有轉機。」

跟您說個笑，赫！赫！是馬路消息。

這 MD 想要往上更進一層樓，找了拆字先生，寫了一個「天」字。

拆字先生這麼說：

這「夫」字不出頭，只怕是內綱不振。」

說完，哈哈大笑起來。

怪了，連這種事都知道，肯定是臥底的。